

正法、象法、末法、滅法、這是說佛法在某一個世界上，有這四個時期，把眼光收轉回來，再觀察每一個角落的佛法，更有些短時間的正、象、末、滅。本來萬法無常，好事多磨，有的人不甚了解這個公例，却很感傷的歎幾口氣說：末法時期，佛運是日漸沒落的！

記者看佛法到不這樣悲觀，譬如太陽，粗看這一天的過程，有生、中、斜、滅，其實是變易了方位，又何嘗是消滅了？況且今日的滅，正是明日生的預備。佛法也是這樣，所謂西滅東涌，那會真的滅去！不過在某一個角落裏，被因緣的關係，有生滅的假相，這是不否認的。

記者這支筆，在近二十年間，一提到手裏，差不多就是些三藐三菩提。大膽的說，這樣好像佛法百億俱胝分中的一分小使者，也像佛法的小播音機，自選到臺中，曾借覺群月刊生滅了一次，又在覺生月刊生滅了一次，現在又是滅而復生了。

這一生一滅，是何因緣，是要先說明的，

這支筆固然是佛法小使者，小播音機，却是記者色身的冤家，一年復一年，它的頭髮是由白轉黑，記者的頭髮反是由黑變白。又加上賓客來往，書信裁答早就感覺着應付不了。在今春就發願與它絕交，一直到了上月，纔達目的，把它往地下一投，由它滅去。

愈是怨憎愈聚會，臺中忽又生了一株菩提樹，各方發菩提心的大德，竟接連的來信，促我拾起舊筆，來與菩提樹結緣！記者躊躇了半晌，拿起鏡子自己一照，真是「不知明鏡裏，何處得秋霜」，隨着向各方辭謝。那知不得人的諒解，更來了許多責備：甚麼不培菩提樹，那有菩提樹？甚麼只圖清閑，是無悲心的自了漢！甚麼衆生是菩提樹根，不發大悲心，是不向他澆水！甚麼頭上白了幾根煩惱絲，心裏就絕了菩提種！這是貪着煩惱，斷滅菩提！逼得記者走頭無路，只得拾起

# 創刊辭

舊筆，再讓它出生。

這樣，在佛教中又出一種新刊物，不論力量怎樣薄弱，總是發展，不是沒落！所以說佛法西沒東涌，並不悲觀。倘各方大德，或文字，或心物二力，加以栽培，使這株菩提樹成了婆羅樹王！因風吹動，聲在樹間，譬如百千種樂，演奏無量佛法，普遍大千，令無邊衆生都得了菩提種！生菩提芽！結菩提果！這固然是法運的昌隆，也正是各方大德的責任！果能作到這樣，記者這支筆雖不能真的生花，枯竹節邊，却也增了無限生氣！所苦的就是頭上白髮，甚不留情而已。

今日是菩提樹誕生的那一天，記者向編輯實問：這次刊物的主旨是甚麼？須要鄭重說出，必要在這開宗明義的第一章裏聲明，以後就要按着已定的標準去作！各方擁護本刊的大手作者，也有處着筆，讀者也有所選擇。

編者的誓言有五條：(一)「提倡淨土」這是夙願，因它三根普被，萬修萬去，必期學者注重實修，不偏空說。能得到當生成就，方不負世尊的悲心。(二)「勸導持戒」，世尊滅度，以戒為師，整個佛教，不出三無漏學，當知慧由定降，定由戒生，若不注意持戒，恐入魔道。況且戒通世出世法，能戒殺盜淫妄酒，便合仁義禮智信；要輕視了這一點，連人格都失掉去，還談甚利己利他？(三)「宣揚大乘教義」，不解教相，便是首修瞎練，也很容易退轉，利世利衆的事，更不肯去擔當。要使佛徒拿出跳火坑入地獄的大菩薩精神來，為社會，為國家，為衆生，依着正知正見的標準，去與他披一切苦，謀一切利。(四)「和平維護正法」，佛教歷史悠久，教義高深，我國教育還不及普及，所以真懂佛學的還是少數，因此出了種種誤會，一般人拿着神魔鬼鬼五

## 李炳南

花八門的廟，假冒佛家商標，玩弄魔術的一切秘密教，皆叫作佛教，真是笑話！這些迷亂衆生慧命的小把戲，是要加以分折的！期望魚目不來混珠，其他外道無故的來罵街，也要加以辯護的。(五)「灌輸愛國思想」，中山先生說「佛教乃救世之仁，是哲學之母；研究佛學，可補科學之偏；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維繫民族的一種最雄大之自然力！教有輔政之功；政有護教之力！」再考佛教雖是發生在印度，早已遷來我國。佛寶如世尊的舍利；法寶如善現律衆聖點記；僧寶如攜帶世尊衣鉢西來的摩訶。這幾件事，全部移到中國來了。回看印度，只錫蘭一隅，倘有小乘佛法，餘地却無聲無嗅了。統起來看，佛教已是中國的宗教，更是中國民族思想的文化維繫圈。明白這一點，就知中國的盛衰，與佛教的盛衰，有最密切的關係。所以要愛護佛教，必要愛護國家！

記者聽了編輯的誓言，却也辭嚴義正，特地替他寫了出來，果能履行這五條，自然這株菩提樹，就是生了五條根，慢慢的發生了五種力量，那累累垂垂的菩提果，自是意中的事了。記者惟有犧牲上三千白髮，再作一次馮婦。但也有愛護記者私人的朋友，勸着節勞，雖是少數，既不聽從，也得道幾句歉！作人要面面周到，是很不容易的！因為這件事煩勞各方推的推止的止，自己心中為公為私，實在也發生了幾次矛盾，寫到這裡，言雖有盡，意實無窮！特寫一首偈子，要求各方諒解！

偈曰：

自慚老瘦減容光 每鬢飛鋪滿鏡霜  
已謝筆花應聚塚 未還文債尚盈箱  
乾坤不惜名千載 風雨猶留客一堂  
也識節勞延歲月 爲他無計避心忙